

吹沙居杂文

●
刘金

学林出版社

CHUI SHA JU ZA WEN

CHUI SHA JÜ ZA WEN

755909

吹沙居 杂文



CHUI SHA JU
ZA WEN

刘金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志勇

封面设计：陆全根

吹沙居杂文

刘 金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22,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ISBN 7-80510-446-8/I·162

定价 4.85 元

题 记

一

我把《马上随笔》之后所写的一些文章收集起来，略加删汰，编为一集，名之曰《吹沙居杂文》。

取了这样古怪的一个名字，并无什么深意。只是因为偶读刘禹锡的《浪淘沙》之八，爱其“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洗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之句，因以为名焉。

1980年以来，对于我的流言可谓多矣！而且西到天水，北至吉、黑，南接国门，传播极广。香港某报也来凑热闹，封我一个“左将”头衔。我真是受宠若惊。其实，数十年来，在中国文坛上，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而且是一个不入流的火头军——编辑。就是至今，我也仍在做着编辑的。

古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个时期，我颇以这纷纭的流言为苦。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采取鸵鸟政策，将头深深地埋进工作的沙堆去，而把屁股露在外面，去挨或明或暗的板子。

二

收在这集子里的文字，也并非全是鲁迅式的杂文，不过杂文占了大多数。俗话说：“捡到篮里便是菜”，我把散文，随笔、序言都捡到杂文这只篮子里了。而且一反习惯的作法，并不将同一文体归类成辑，而是将各种文体夹而杂之，基本上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我觉得这样编法较有史的意义，使读者更容易看出作者在一个时间内思想和行为流动的轨迹。

我这样做是有先例可援的。我年青时读过夏丏尊先生的《平屋杂文》，他就是将杂文、散文、小说混编在一起的。其实就是鲁迅先生，也是习惯于将日记、通信、序跋、纪念文字……等，编进杂文集中去的。

我的才具，岂可望先贤项背于万一哉！但以记叙、序跋、随笔为杂文，则我亦有志焉。我认为，杂文的路子应该拓宽，杂文的形式应该多种多样。就形式而言，杂文应该是千姿百态、不拘一格的。

三

在《马上随笔》的《题记》中，我曾引用屈子的话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6年后回首一看，颇觉自己“傻”容可掬。在当今之世，要坚持

一点自以为应当坚持的东西，反对一点自以为应当反对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年年的春夏秋冬，总是不断地变换着风向，升降着气温。一个人，若不能与世推移，随波上下，顺风转舵，实在是很难立足的，总是要受到忽而东风、忽而西风、忽而南风、忽而北风的摇荡和摧折的。

然而我却终于“未悔”。终于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至于“吹尽狂沙”云云，其实何能为力，只不过表示一股愚不可及的傻劲而已！

刘 金

1988年4月24日于吹沙居记

目 录

蜗居对话录	1
——关于真实、镜子及其他	
颂兰先生说黄精	9
《枫桥夜泊》新解质疑	13
春天的落叶	18
又见蜻蜓	20
人们,要警惕啊!	23
“拗”字读音商榷	26
夜读偶记	30
看完写起	34
——为朱买臣妻一辩	
罗隐笔下的朱买臣妻	38
“江郎才尽”以后	41
有感于“论定”之难	44
故乡的竹子	50
请多来点“下里巴人”	54
法海、潘金莲与翻案文章	57
放齐、灌兜及其他	60
“寡人无疾”的话柄	63
尤其需要尊重的	66

溪谷之光·····	69
并非“老皇历”·····	74
地藏菩萨式的官僚主义·····	77
由罗隐的故事想到的·····	80
整旧的路子应当开阔·····	86
还他“磊落妩媚”真面目·····	89

——序王金发史料

王金发“投诚”问题平议·····	98
《晚霞集》序·····	102
《神仇》前记·····	106
《龙游河》序·····	110
扫除另一种垃圾·····	114
何不出洁本《金瓶梅》?·····	116
禹陵遐想·····	119
饭桌上的笑声·····	123
陈其五同志二三事·····	126
遥远的回声·····	129
关于杂文的杂文·····	137
“李老君”该当何罪!·····	140
以赵鼎为鉴·····	142
提倡新的“孝道”·····	144
《西游原旨》并非新发现·····	147
太佛寺传说·····	149
阿Q会不会做革命党?·····	155
“生财有大道”·····	160
“捞业”可以休矣·····	162

通俗文学之潮面面观	164
愚昧酿成的悲剧	172
何必消灭“舞盲”	174
“吃喝玩乐”新诠	176
忆颂兰师	179
为“进口蚊子”代拟广告	186
“咕咚来了”的教训	189
旧地重游怀故人	192
桃源洞口话邓肃	198
拨开一叶看泰山	202
“叹息只属于懦夫”	204
关于“雅俗共赏”的思考	208
“三重楼喻”之喻	215
愚公精神永放光芒	218
邱处机和《西游记》	220
做“杂家”也不易	222
青山遮不住	226
另一种“抗药性”	228
猫的驳诘	230
《刘子集校》读后	232
石斑鱼、老虎及其他	237
话说“流言”	241
真假锡箔小议	243
南山寺的故事	246
“榱”的妙用	251
“剩余价格”的神话	253

鲧禹岂可同日而语	256
“向钱看”之我见	259
桂林人更美	261
文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264
极端与中庸	272
“文不加点”议	274
“我们中国人！”	277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279
文学的自由与功利	281
“人学”还是“猿学”？	285
旧迹新话录	289
《外滩的贝壳》小引	297
忆韩侍桁	301
悼蒯斯噶同志	305
“我的骆驼照样前进”	308
——纪念孙振(雪克)同志	
秋夜忆故人	312
不懂的文章	317
“自我”的迷途	320
“订货会”之类	322
何不举一反三？	324
话说“官僚主义”	326
难答的问题	328
“人过留名”与“到此一游”	331
偷枪的与被偷的	334
关于“挤”的杂感	337

《战斗的青春》问世的前前后后	340
罗隐和他的《谗书》	350
约定俗成与将错就错	361
商业畸形儿的破坏性	365
谜与谜底	368
请睁了眼写	371
我的“大惊小怪”	374
他在冷清中离去	377
——悼念师陀同志	
杨朱,幸乎? 不幸乎?.....	382

蜗居对话录

——关于真实、镜子及其他

蜗居陋小，时有友人来。友人来，清茶一杯，谈笑无忌。谈话多有涉及文艺者。今录其一段，名曰《蜗居对话》。

主： 你的作品，我拜读过。你很有才华。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你眼里，这现实总是这样阴冷，这样黑暗，这样无望，这样悲哀？

客： 这个，你不要问我。你应该去问社会，问生活！我是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良心，不容许我瞒和骗。我要讲真话，写真实。我追求的只是真实，真实，真实！

主： 写真实，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并不希望你编造些通体光明的故事，去愚弄群众。不，我甚至非常厌恶那些虚假的、浮夸的、粉饰生活的作品。我在50年代中就呼喊过：“赞美吧，但不要粉饰！”

客： 而如果不粉饰，你要我赞美什么呢？老实说，我愿意歌颂光明，但不知道光明在哪里！

主： 那么，我劝你到农村去走走，到工厂去走走，到

四化建设的创业者中间去走走。那样，你就会看到许多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你会看到，生活在前进，生活在造就新的英雄。你会看到，生活中不仅有阴暗面，而且有光明面。而且，光明面是在不断地扩展！你看过那篇记成昆铁路利子依达桥上奋战泥石流的报告《中华魂赞》吗？你看到《文艺报》上访问菏泽和兰考回来的四位作家的《笔谈》吗？你看过一位女青年把十几万元遗产全部交给国家而乐于自食其力的报道吗？

.....

客：（皱眉）看来你是个典型的“歌德派”。那末，你反对暴露黑暗吗？你反对揭发社会的弊病吗？你要我们在丑恶的东西面前闭上眼睛吗？

主：我压根儿不认为有什么“歌德派”或“缺德派”。我并不反对暴露黑暗，揭发社会的弊病。更不希望你丑恶的事物面前闭上眼睛。我只希望你把眼睛睁得更大，看得更广。希望你不仅看到黑暗，而且看到光明；不仅直面丑恶，而且正视实在的美善。你说：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生活，掩盖黑暗，就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学，要坚决反对。是的，那末，一味的津津乐道于黑暗和丑恶，而把生活中的光明和美善排除在你的笔触之外，就不要反对吗？难道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瞒和骗”的文学吗？

客：啊！你这顶帽子可是太大了。这很有点棍子的嫌疑呢！

主：对不起！我不过说了实话而已。近年来，把歌颂社会主义光明之作称为“瞒和骗”的文学，司空见惯，为什么没人说那是帽子和棍子？而我一说另一种意义上的“瞒和骗”，便有扣帽打棍的嫌疑？

客：虽然生活中有黑暗也有光明。但是一个真诚的作家，只能写他深刻感受了的东西。如果他只感受到深沉的黑暗，为什么你非要他言不由衷，写出他未曾感受到的光明不可呢？为什么不让作家自由地去写他深刻感受到了的真实？

主：当然，作家有权而且应该写他熟悉的真实。但是，正如高尔基所说：谈到写真实，作家“应该向自己提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实，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写真实？”关于第一个问题，高尔基在《无耻主义》一文中说过，有两个真实。一个是陈旧的、腐朽的；而另一个是年青的、倔强的、向着自己的高尚目标前进的。我们的作家不能不想一想：他究竟看到了、描写了哪个真实？“他肯定了什么样的真实？他希望什么样的真实获得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写这个真实？是为了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去和黑暗现象、腐朽势力作斗争，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还是散布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霉菌，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甚至引导人民离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轨道？……

客：我看你又扯到文艺的社会功能上去了。实际上，

你还是要文艺为政治服务。说得不客气点，要文艺做政治的奴仆。我却以为，文艺的生命是真实。让作家写真实吧，不要附加任何条件，更不要牺牲了真实去迁就政治宣传或别的任何需要！否则，它将衰微！

主：我赞成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如果以为文艺可以脱离政治飘然高举，那就好像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这不但是徒劳的，甚至也许只不过是做出一种姿态而已。其实，他和政治贴得紧着呢。最近报上发表的陈云同志的《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也说得很清楚：“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譬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

至于说艺术的生命是真实，我尊重这真实。的确，不真实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第一，对于艺术来说，只有真实是不够的。它还绝对地需要善和美。真实能够造就艺术的生命，但不能赋予艺术以灵魂。而没有灵魂的生命，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第二，“须知绝对的真实、不掺水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莫泊桑说——“因为谁也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教我们这样或那样去看待事物；同一桩事，这个人觉得是正确的，另一个就可能觉得是错误的。”事实

正是如此。你看过《乡村酒肆》这篇小说吗？小说里的田老耕、王木匠，跟那个胡编什么 85 岁的老党员“吃被套”死去的中年人，对“如今这世道”的看法，有多么大的不同啊！如果他们三个都成了作家，写起小说来，你认为都能像镜子一样，准确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吗？你认为那个中年人如果写出作品来，也能算作镜子？……

客：对不起，把文学比作镜子，可不是我的新发明。列宁就曾经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较早的是莎翁，他借《哈姆莱特》剧中人之口说过：“戏剧是一面镜子。”还有司汤达，据《西方文论选》编译者介绍，他也曾说过：优美的创作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既映出蓝色的天空，也映出路上的泥塘。读者不应责备镜子里面的泥塘，而应责备护路的人，不该让水停滞在路上，弄得泥泞难行。因此，你怎能否定文学的“镜子说”呢？

主：我不反对文学的“镜子说”。这无疑是一个巧妙的、有益的比喻。我只是不赞成有些同志把“镜子说”拿来作为某些不真实的、倾向性不好的作品的护身符。有的作品，把一个地区从党的书记到剧团团长的一系列干部，写得没有一个不是说谎者、伪君子、不正之风严重的人。你说它不真实吗？他说“脸丑莫怪镜子歪”。有人写文章为一篇小说辩护，说：“小说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社会的生活画面。如果镜子里出现一个

泥塘，你就责备镜子，而不去责备那个泥塘，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客：这话有什么错？难道，生活中有丑脸，有泥塘，镜子不应该反映？难道，你要求镜子把丑脸照成美人、把泥塘映作风光旖旎的荷花池吗？

主：当然不是这样。问题在于，文学毕竟不同于镜子。镜子对映照的客体无所谓好恶，它不会也不要自行选择映照的对象。你把它面对蓝天，它就照出蓝天；你把它面对泥塘，它就照出泥塘。作家就不同。他有自己的爱憎好恶，他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在纷繁广阔的生活画面之中，他不可能有见必照。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固执地选择反映的对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选择了反映这个而不反映那个？他为什么选择了泥塘而排斥坦途？当这“镜子”里映出被歪曲得比泥塘还要丑恶得多的假象的时候，读者无权责备它吗？

客：当然，这是错误的。但一般说来，一个真诚的作家总是现实主义的，总是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

主：说到真诚，这诚然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但是在现在世界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诚。就说70年前那个未庄吧，赵太爷有赵太爷的真诚，阿Q有阿Q的真诚，不用说，他们各自眼中的“真实”，也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赵太爷、假洋鬼子、小D有幸都做了作家，各自写出一本《阿Q正传》来，